

東北文藝工作團第二團戲劇音樂叢書之八

# 反翻把鬥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著

凍世書店印行

(獨幕話劇)

李之華著

反「翻把」  
鬥爭

東北書店印行

# 反「翻把」鬥爭

(獨幕話劇)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孫林園：五十餘歲，地主，惡霸。

劉二嫂：二十六歲，劉振東的老婆。

劉振東：二十九歲，農會主任。

趙廣明，六十二歲。

馬奎五：三十五歲，狗腿子。

范永和：二十六歲，武裝自衛隊隊長。

陳德福：五十九歲。

王占奎：三十二歲。

尹寬：四十歲。

楊福：三十歲。

張鳳山：二十八歲。

方同志：三十二歲。

（羣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時間：一九四六年，秋天，某日黃昏後。

地點：東北解放區，某地。

佈景：舞台左面斜露出一間小屋（俗稱「小馬架」）的前臉兒，山牆上有一窗一門，靠後的屋牆角下，伸出一截烟囱脖子，接聯着豎立起一個比屋簷還高的大煙囪。屋前堆着一堆柴火，放着一個「爬掙」。窗戶烟囱之間，拴着幾條繩子，繩上晾着許多綠白菜，加上門旁掛着那幾串紅辣椒，顯出秋收時候的景色。

舞台右面遠處露出一斷秫秸籬笆——那是另外一家。

天像清水似的，月光分外明亮。

（開幕時，屋裏透出微弱的燈光，遠處傳來狗咬的聲音。片刻，孫林閣偷偷地由左後上，他走到烟囱前面，聽屋裏的動靜，突然「撲」地一下屋裏燈光滅了，屋門「呀呀」地開開，劉二嫂（劉振東妻）拿着簸箕由門裏出來，孫林閣打算藏躲已來不及，他索性裝作沒事人兒似的走過來。）

孫林閣：（以下簡稱孫）幹啥去呀？

劉二嫂：（以下簡稱劉妻）推了幾升包米糧子，回家來取簸箕。（一眼看見晾着白菜的繩子有一根斷了）也不知道是誰把繩子給「整」斷啦！（鎖上門，放下簸箕，走過去接那根斷了的繩子。）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推碾子。你們掌櫃的呢？

劉妻：他，見天見三星兒沒落就爬起來走啦，下晚黑間半夜才回來，整天不着家。

孫：當了農會主任，連家也擱啦？

劉妻：嗯哪。

孫：你們包米楂子是吃一點兒「整」一點兒呀？

劉妻：那可不限。家裏啥事兒都是我個人的活兒，挑水，做飯，割莊稼，還拉拔着一個滿炕爬的小小子，哪有個整工夫，不現吃現「整」噠的？

孫：叫我說你們呀——真是有福不會享！他當着個農會主任，派個人割莊稼，派個車拉回來，派個牲口打打場，舌頭尖兒一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誰敢不去？只要咬一聲兒，就等着擎現成兒的好？

劉妻：叫我們掌櫃的借着當主任，個人硬派差，那事他可作不出。這不，今兒王全的地拉完了，打算明兒把車摘兌給我們使喚一天，我們掌櫃的還說「先儘着給別人拉」吶。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下晚黑間趕着拉莊稼，我那兩輛大車到省裏去啦，兩個「熊」老板子，去了就不怯着回來！我車要是在家，你們那點兒莊稼，稍帶手兒就給你們帶回來了，這不，我個人種的那幾十塊地，上次清算會給我留下廿晌，我還一點兒沒拉，都擱在地裏擱着吶。（邊說邊由右前下。）

劉妻：（沒答理，瞪孫一眼。已把繩子接好，把掉在地上的白菜也都搭在繩上了。見孫走遠）誰領你那份兒空人情！（拿起簸箕，欲走，屋裏小孩哭了又返回，扒着窗戶）等着吧，灶火炕裏燒着土

豆子啊，一忽兒媽回來喂你。（孩子真聽話，不哭了）這小鬼兒，真累人！（由左後下。）

（孫林開又由原路回來，走到烟窗那兒，看劉妻走遠了，回身從懷裏掏出一個布包，由於他的神經過於緊張，把布包裏的東西掉出來了——原來是子彈——他沒有彎腰去拾，先往四周圍看了一下，見沒有人，才把地上的子彈拾起來，包好。突然屋裏小孩哭了，吓了他一跳，他心虛地不敢多停留，趕快把子彈包兒塞到柴火堆裏。）

孫：（對窗戶切齒地）小王八犢子，我一刀削你八瓣兒！（見那邊有人來了，他偷偷地由左前下。）

（小孩哭聲漸止。）

（劉振東背著個空口袋，由右後上，趙廣明緊隨上。）

趙廣明：（以下簡稱趙）劉主任你說孫林開他是人不是人？我給他「榜青」；講好了他出牲口我出人，打糧對半兒劈，到這工夫莊稼割倒了，他不攔車拉！

劉振東：（以下簡稱劉）別着急，咱們到屋裏核計核計，有得是辦法跟他講理。（拉門，沒拉開，一看）嗯？鎖上門出去了，天這麼晚，黑燈下火的，上哪碓碓兒去啦？（對趙）咱們等她回來拿鑰匙

開門，先在這月亮地兒裏核計核計。

趙：今兒十四，明兒十五，後兒就是「霜降」，別看這麼好的月亮，交了節氣，一陣北風，「喇」地一下子就變天，一場大雪把莊稼「拉」到地裏，叫我可怎「整」？

劉：你找過他，他怎說呢？

趙：他說的那個話呀，還不抵個屁有味兒呢？他說：（學着孫的語調）「可我那兩輛車都到省裏去了

嘛！我個人那些莊稼還都擱在地裏耨着吶，你「榜青」的那兩垧地急個啥？一趙趙地找我，也不嫌個繃繁！」你聽聽這像人話嗎？

劉：聽了以後你說啥？

趙：我說啥，憋着氣回來唄。我個人對他算是「沒制」。

劉：這小子，到今兒還欺負咱們窮人！上次工作團來，大夥兒清算周萬芳，倒挺帶勁；對孫林鬧呢，

就是上來個人說話，雖說他嘴頭上認可包賠，可是到了兒沒把他「整」低了頭。

趙：周萬芳一家子全部燎「跑」啦，大夥兒敢說話。孫林鬧光把東西搗騰出去，人可到了兒沒離屯。

你忘記人常說那句話：「死了的老虎，人還不敢上前呢！」他早先害人太「邪唬」（厲害）啦。不用說別的，就拿我那小孩子說吧：一聽見孫林鬧在窗戶外咳嗽，警察的洋刀鞘子碰着皮鞋嘩啦啦的響，吓得就奇哭亂喊「嗚」叫喚！

劉：幾歲小孩兒也知道，屯長領着警察上門，沒好事兒。

趙：不是打就是罵，不是要這就是要那。

劉：他拿人不當人的事可多呢。那年我給他扛大活當「勞金」，也是這秋收的時候，把穀子在場圍裏軋完啦，起了場堆成堆！沒風不能颳，「打頭的」領着我們十幾個「勞金」，正在拾耨穀草，孫林鬧領着王警長去啦……

趙：對，王警長，大個子，打人可「邪唬」！

劉：孫林鬧一去就問：「你們「整」那草幹啥？給我「擺洋工」吶？亂了場爲啥不颳？」「打頭的」

說：「沒風呀。」你猜孫林閣說啥？

趙：他說啥？

劉：早先也不敢給他往出說，眼下說出來，恐怕你老爺子活這麼大年紀也沒聽說過。他說：「你們都給我跪下，臉朝東南，直溜兒跪下，求風！」

趙：求風？這小子真他媽能「整制」人！

劉：警察也過來喝唬：「跪下，跪下，并排兒跪下，別叫我費事！」「打頭的」見警察要打，就先跪下了，跟着一個個的跪下，臨到我，我沒跪，警察問我：「你跪不跪？」我沒吱聲兒，他「啪」就打我兩個大嘴巴子，疼得我抬手一「扞」臉，他說：「把手搭拉下來，站直溜兒地！」我剛把手往下一摺，「啪」「啪」又是兩個大嘴巴子：「你磕啦蓋兒硬是怎的，你不跪？你磕啦蓋兒硬的怎的，你不跪？」「啪啪」一個勁兒亂打。我心裏說：「你打死我也不跪！」以後他拔出刀來砍了我兩刀，我拿胳膊一擋，砍到我手脖子上了，你看，到現在我這隻手不聽使喚。

趙：到了兒你沒跪？

劉：沒跪。這事兒你問那年給孫林閣扛大活的都知道。

趙：唔，對了，我家你大兄弟參加會回來學說，孫林閣讓「勞金」的跪，敢情是這麼回事。

劉：那天在大會上你家我大兄弟沒吱聲兒，他要是說了話，孫林閣就不敢跟你「要熊」啦。

趙：那你說我這事，現在噫「整」呢？

劉：孫林閣包賠出來的青苗，今兒我給小戶調兌了大車，有人敢往家拉了。有人敢惹他了好辦。



趙：我們那趙街，單蹦個兒不敢惹他，可是湊合到一塊堆兒就短不了罵他。

劉：那就行。

趙：你說行？可是他把車『整』遠啦，老也不回來。

劉：沒『整』遠。他那輛車，一輛『花轎轎』一輛『大轎子』，三個騾子四個馬，搭他那小馬崽兒，都在柳樹溝他小舅子家呢，說啥也得叫他『整』回來，不但叫他拉你『榜青』的莊稼，還得叫他交出包賠的三匹牲口呢。

趙：聽說他打算『耍熊』，三匹牲口不交，地照也不交。

劉：地照交了一個五十垧的，還有一個六十垧的沒交。前兒我在肖家屯見着方同志，他說過兩天再開個大會，當場跟他要『照』。

趙：這小子太可惡，我個人對他算是沒『制』。

（劉妻由左後上。她背着麻袋（裏面裝着包米渣子）拿着篠帚，簸箕。

劉：（劉妻）幹啥去啦？天這麼晚才回來？

劉妻：沒看着嗎？眼睛管幹啥的？還問？（對趙）老叔，吃了飯啦？

趙：早吃啦。

劉妻：老叔，你剛才說對誰沒『制』？

劉：（代答）孫林閣嘍。

劉妻：你大聲吵呼啥？剛才我回家取簸箕，看見他才打這疙瘩兒往東去，備不住他還興轉回來，叫他

聽見，又說咱們嘴咕他啦。

劉：他聽見怕啥？早先怕他，眼下還怕他？

劉妻：剛才他又送空人情，他說他車要是不去省裏，還要幫咱們拉莊稼呢。

劉：他那叫瞎扯淡！黃皮子給雞拜年——沒按着好心。你推的是包米糰子？正好，先攪到這砣砣吧。

這是多少哇？

劉妻：個人推著吃，我沒『約』（唸『久』）

趙：我估量着哇，有四升，不信，你就『約約』試巴試巴我的眼力。

劉：到屋裏把升拿來！

劉妻：閒着沒事兒拈搗他幹啥？有多少算多少唄。

劉：你拿來吧！

（劉妻進屋。）

趙：你真要『約約』給老叔找個下不來台？

劉：呦，你說的咧，那那能呢？我打算給老呂頭調兌二升去，這不是你看見了我打老呂頭家裏拿出來的

的口袋？

（劉妻拿着升，由屋裏出來。）

劉妻：我累得『吩兒吩兒』地剛推回來，個人家裏還沒吃，就先給別人『整』去？

趙：這就叫『先公後私』嘛，要不大夥兒怎沒個不贊成他的呢？

劉：老叔可別這麼說，這是趕巧兒家有現成的，要沒有還不得到別人家調兌去？

劉妻：要『整』給人家，你個人推去！

劉：我明兒就去推。

劉妻：明兒推明兒再『整』！

劉：明兒『整』就不趕明兒啦。陳糧吃完了，新糧沒打下，明兒就沒啥下鍋，他家『老二』參加了警衛隊，『老大』前兒又病了，就剩下一個不能動彈的老爺子，你叫他怎『整』？真格的咧，有了農民會，還能叫屯裏窮人挨餓？

劉妻：看你『整』撒啦，交我『整』。你去吃飯吧，鍋裏有糝子粥，還熱熱兒的。

劉：我待忽兒再吃。這口袋漏了，你拿針線給縫一縫。

（劉妻進屋）。

趙：聽說呂貴打警衛隊上捎回家信來啦。

劉：是他個人親筆寫的，有人唸給老呂頭聽，把個老爺子樂得閉不上嘴兒，兩手直攥鬍子。早先呂貴還不是跟我一樣：『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

（劉妻由屋裏出來，拿針線縫口袋）。

劉妻：人家呂貴『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你是『升大的字才認識一合』，看看人家看看你。

劉：警衛隊上的教育好呵。你不用拿話『可恥』（唸『磕襯』）我，入冬兒我就學習，認字，唸書。咱們在字眼兒上也要翻身嘛！

（馬奎五由左後上，他穿着一件大氅）。

馬奎五：（以下簡稱馬）嘮扯啥吶？兄弟你打算認字？唸書？那好辦！哥哥我別的上頭不及你，要講到字眼兒上，小時候仗着祖先留下點家底兒，喝過幾年墨水子，教「學」不行，教你可還行。

劉：好，一言爲定。入冬兒我就跟你學認字。

馬：你真心學，我就有真心教。

劉妻：你那點兒「才學」還教人呢！

馬：叻，別看「才學」不大，一百塊地的文書我都替人家寫過，當過代字人，吃過白肉片兒。就說那年「滿洲國」抓我的勞工沒抓着，我一蹶，蹶到牡丹江，仗着認得幾個字兒，你說沒混好吧，可也沒擱在外邊。

趙：「識文斷字」用得正了比啥都好，用得不正比啥都壞。

馬：老叔你不用說那話，馬奎五沒替人家寫過「離婚呈子」。

劉：老叔，你剛才跟我提的那事，這麼的吧：你把你們小組的會員，找到你家隔壁老王頭家去，我跟咱們付主任（指馬）一忽兒把那小子找上，隨後就去。咱們大夥兒跟他當面講理，叫他明兒定規把車馬「整」回來給他拉莊稼。

趙：就這麼的吧。（欲下，嘴裏叨嘮着）反正我給他「榜青」算是「倒」了「血霉」啦！我們爺兒倆一年的工夫都搭進去了，還不抵給別人扛大活吃「勞金」呢。他他媽的太苛扣人啦。

馬：老叔，先別走。（明知故問）說的是誰呀？

趙：那個主兒唄。

馬：（對劉）誰？

劉：你心思心思這屯裏除了孫林閣誰還作出來那沒屁眼子的事！

馬：（裝作忽然才明白）唔，他呀，那你一點兒也不用着急，他個人的地都還沒拉呢，你急啥？

趙：我是怕『扭』了雪呀！

馬：他那麼多地都不怕，你一坳兩坳的怕個啥？

劉：（對馬）你當着農會付主任，怎跟孫林閣一個鼻子眼兒出氣呢？那天在他家喝醉了，今兒還沒醒酒吧？

馬：我在老孫家就喝過一盅酒，你老提老提也不嫌個積繁！

劉：你們那趙得的小戶，敢不敢去拉老孫家包賠的青苗呀？

馬：你操那心幹啥？拉不拉是他們個人的事，再說莊稼也沒長翅膀兒，擱在地裏也飛不了。

趙：（聽馬說的話覺得有點不對頭）那你們說我的事到底還跟他辦呢不辦呢？

劉：定規辦，你快去找人吧。

馬：老叔，你先別走。

劉：天不早啦，叫老叔快去找人吧。一忽兒咱倆去找孫林閣，我把詳細嘮給你聽。

馬：有別的事兒。

劉：那你們嘮扯，別就誤了開會，我送包米糝子去，不遠遐兒。

馬：你也別走。

劉：幹啥？

馬：有要緊事嘛！

劉：有啥要緊事呀？

馬：（故作正經）還不當着老叔在這疙磔兒，說是上次工作團來，咱們清算周屯長是我領頭兒打的頭一砲，爲後又清算了老孫家，眼下你當着主任，我當着副主任，把咱們屯裏的農民會，『整』得說不上太好吧，可也不算壞。

劉：那要靠大夥兒抉幫，光咱們幹部要光桿兒，啥事也『整』不好。

馬：你不用說那些個，聽我跟你說。論能耐（能爲）呢，我不及你高，論年紀呢，你可不及我大。說是皆因這些個緣由，哥哥我有幾句『肺腑之言』，要對你表示表示。說是咱們爲幹部的，是最早開的腦筋，裏兒面兒應該一樣啊，如若是面兒上說替窮人辦事，背地後裏再作那『不法的行爲』，可就要應驗那句成話：『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轉對趙）老叔你說是不是？

趙：對，對，這才真格的話咧。

劉：你說這話是啥意思呢？

馬：兄弟你雖說是眼看快滿三十的人啦，可是跟哥哥我比起來你還年輕呀，備不住就興有個一時糊塗，一步走差，如若是朝着差道兒蹣下去，可就十分危險啞！（轉對趙）老叔你說是不是？

劉：別繞灣兒了，我是個直銃子，照直說吧。

馬：你別着忙，哥哥的話要當着老叔的面兒跟你講到家。你要冇那幹啥的事，趁早兒跟我說，哥哥能替你維持，三分減成兩分，兩分減成一分，別等爲後搗騰出來，叫人家說哥哥我跟你冇睺過意不

去的地場，故意『閃』你的『台子』。

劉：到底有啥事？你說的這些話我不懂，老叔你懂嗎？

趙：我也不懂。

馬：（對劉）不用裝糊塗，你的事你知道，我要冷丁地（突然地）說出來，你臉上不好看，也叫哥哥我跟着你『坐蜡』，還是你個人先說。

劉：你要我說啥呀？這不當着老叔說，我有事我頂着，絕不能叫你『沾包兒』（受聯累）『坐蜡』。

馬：老叔你又聽見了，他逼我把事挑明。那麼我告訴你，有人往我手裏遞了『黑呈子』，告你！

（劉妻在馬劉趙說話時，把包米糲口袋，升等抬擡到屋裏，此時聽說有人告了，由屋裏出來。）

劉：告我啥？

馬：告你通胡子，家裏私藏槍子子！

劉：這才是瞎扯淡呢，我家哪砣碜兒來的槍子子？我給咱們屯武裝自衛隊掏換槍子子還掏換不着吶。

趙：劉振東可不是幹那個的人，我管保他不能『整』那個。

馬：老叔，你可別亂插話，聽我問問他：（對劉）昨兒你老丈人來你家沒有？

劉：來啦，隨後又走啦，你問這幹啥？

馬：說是你老丈人常往胡子隊兒上「整」槍子子，經你倒手，昨兒他又拿來十幾「聯兒」（排）藏在  
你家裏。

劉：這謠言造的倒挺圓全啊。

劉妻：我們娘家老爺子，也不是那種人呀，他能？他……

劉：（攔住劉妻的話）你先別扯那些個。（對馬）是誰告的我，我頂着找他打官司。

馬：「黑」皇子嘛，哪還有人名兒。

劉：拿給我看看。

馬：（從大氅兜裏掏出「黑皇子」）這不就是，上邊寫得明白。（遞給劉）

劉：（接過來）這張紙兒是誰遞到你手裏的呀？

馬：那我也說不上啊。

劉：誰遞給你的你說不上？

馬：叻，這我還能撒謊？晌午頭上，我把大氅脫了擱到農民會，爲後我看雜人很多，怕丟了又穿起  
來，伸手一摸兜兒！呃，就掏出來啦。

劉：你怎不早跟我說？

馬：（有點窘）我，我，我這跟你說也不晚呀？

劉：你信這謠言不信？



馬：你說信吧，可我也沒親眼見，你說不信吧，可他又說的有根有底兒。  
趙：耳聽爲虛，眼見是實。

馬：老叔，咱們要是把話再說回來呢，說是誰『整』這種事叫人看見呀？

劉：聽你這話好像有點信不着我，我劉振東在這屯住的又不是三年五年，我坐地兒在這砧磔兒長大的，我打小時候給人家放豬，爲後當『平拉子』（頂半個成人的工價）扛大活，沒作過一件昧良心的事，全屯都知道我。再說眼下窮人舉起胳膊選我當農會主任，就綽比爹娘拉拔孩子長大成人，要是反過手來害苦窮人，就綽比打爹罵娘，滿打着有人死逼着叫我幹，我認了掉腦袋也不能昧良心！

劉妻：我娘家老爹，那麼大年紀了，是個『喉吧』（氣喘）邁步離不開拐棍兒，走不遠遛兒就得坐下歇歇腿，他能『整』那個嗎？他耳又聾眼又花，你把槍子子擱到他手裏，他兩手哆哆嗦嗦連數也『數』不過來呀，你說他能『整』那個嗎？

（劉和劉妻心裏又急又氣，大聲叫呼，引了一些人來，有范永和，陳德福，羣衆甲、乙、丙、丁；這正是馬心裏所高興的。）

馬：我還沒幹啥呢，你們兩口子就吵，吵，吵！我連一點邊兒也不沾呀。我馬奎五跟你劉振東沒仇沒，你這不是成心跟我耍兒了猴兒『耍熊』嗎？

（孫林圍也在別人不注意時上，在煙肉後邊聽聲兒。）

劉：我怎跟你『耍熊』啦？還有人害我，還不興我說話嗎？

趙：得啦得啦，別吵呼啦，（對劉）你也別着急。

劉：我着啥急呢？

趙：（對馬）你也別上火兒。

馬：我上啥火兒呢？

趙：對，有話慢慢說，這不街坊鄰居都在這竄踏兒。

羣丙：（他叫王世才，是個跳過『二神』）你們一正一副有啥不好商量的，吵啥呢？

范水和：（以下簡稱范）咱們都是農會幹部，你倆是頭行人兒，吵起來多不好看。

陳德福：（以下簡稱陳）年輕人卻愛上火兒，像我跟老趙頭絕吵不起來，沒那麼大嗓門兒也沒那麼大

氣力。

羣衆：（你一言我一語地）爲啥事兒呀？……有話慢慢說……吵啥呢？……有啥不得了的事呀？

馬：（神里神氣地）你們戶下都到了，正好，你們不來我也要打發人去叫你們。我要當着大夥兒講說

講說這裏邊的緣由：說是我馬奎伍跟你劉振東一沒冤仇二沒恨，說是皆因我比你大幾歲，見而我叫我聲大哥，說是皆因你比我小幾歲，見面你叫我聲兄弟，我比你大，不拘啥事兒處口我要讓三分。你比我小，你就是有些幹啥，我也不好開口……

劉：那些話你就別說啦，人家街坊鄰居都想早些知道是爲啥事兒。

羣衆：對，對，劉主任，你說吧，爲啥事兒？

劉：他說他接到一個『黑皇子』，告我們老丈人常往胡子隊兒上『整』槍子子，經我倒手，昨兒又藏

在我家十幾『嚇兒』，讓大夥兒說我能『整』那個事嗎？

劉妻：（急，搶說）我娘家老爹『老實巴交』多半輩子，他哪能……

劉：（攔住她的話）你先別說，叫大夥兒說。

范：我管保劉振東不能『整』那個就是啦，（對劉）你要『整』那個我這自衛隊長早不答應你啦。

陳：他老丈人我知道，早先在咱們屯住過，我常跟他閑嘮嗑兒，地道老莊稼人。

羣衆：成天見面誰還不知道誰？劉振東哪能『整』那事兒呢？……他老丈人也不能呀……這是誰這麼

胡造謠言呀？

馬：事情已經挑明啦，聽我給你們各戶下開說幾句！說是眼下咱們窮人翻才啦，辦公事不能像『滿洲國』那些漢奸走狗，咱們講的是一句『大公無私』，說是人家就告到我手下，我就不能不『以公治公』，到那時候，別管你這槍子子是有，是沒有，咱們……

劉：對，看看到底是有沒有，反正我這心也沒法掏出來看，你翻吧！

劉妻：對，翻吧，翻不出來也好明明我們的心。

馬：（作給人看地）這是公事，你可別說我太幹哈，要講私交，咱們哥兒倆對面可沒紅過臉兒。

劉：嗚話也別說了，翻吧！我求求街坊鄰居叔叔大爺哥哥兄弟信得着我的都別走，親眼看着翻，作個

見證。

羣衆：不走，不走，那哪能走呢？

馬：（突然變臉）好，那麼就翻！翻呀！（好像命令別人，但是沒人動手）范永和，這是你爲隊長的

責任，你聽不聽我的命令呀？你打算跟他『沾包兒』是唸的？

范：（不耐煩地）把他的『小馬架』刨倒，再挖下三尺深去也翻不出來呀？我『沾』啥『包兒』呢？

（走進屋去翻。）

馬：你們爲隊員的也動手呀！

羣甲羣乙也隨范奔屋裏走。）

馬：別都到屋裏去翻。（攔住羣甲）你在外邊翻！

（羣乙進屋。羣甲在外邊翻，他應付地撥開柴火堆，露出個布包來。）

馬：（早就拿眼盼着這一下）那是啥？拿給我看！

（羣甲拿過布包，交給馬。）

馬：（打開布包）這不是槍子子這是啥？（送到劉面前）你看這是啥？

（劉振東想不到真翻出了子彈，突然像被人用力打了一悶棍，腦袋裏邊嗡嗡地響，兩顆眼珠漲得要爆出來，一時意識模糊，呆在那裏。）

（衆人也楞住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想走過來仔細看看。）

（范永和，羣乙，由屋裏走出。走到馬面前去看。）

馬：（對范）你看這是啥？（捧着子彈到衆人面前）你們都仔細看看這是啥？

（衆人好像有些懷疑是假的，有的人還用手摸了摸。孫林鬧這時也走過來看。）

孫：（拿起一排子彈）這是『三八』子彈，這子彈才難掏換咧！（又把子彈放到馬手裏）

范：（對羣甲）真是打柴火堆裏翻出來的嗎？

羣甲：嘿哪。

馬：好哇，你當着農會主任，勾通胡子；私藏子彈，『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要不是『以公治公』，差點跟你『沾包兒』。你們戶下說，怎麼辦？說，說，說呀！

羣乙：也沒碰到過這種事，誰知道怎麼辦呢？

羣丙：是呀，你們當頭行人的說唄。

劉妻：馬大哥，我們屈呀！要說這槍子子是我們藏的可真屈我們的心呀！

馬：在你們柴火裏藏着，不是你們的是誰的？

劉妻：馬大哥，全仗着你給『坐情』，我們實在屈呀，馬大哥，我求求你……馬大哥，我求求你……（幾乎哭出聲來，就要給馬跪下了。）

（小孩在屋裏哭起來。）

劉：（對劉妻）滾開！別在我眼前丟人！去，去，去！屋裏去！不去我揍死你！（趕上前去舉手要打）去！去！

（劉妻被迫進屋。）

馬：噫的？你還那麼硬氣？（對范）把他綁起來！

劉：你不用綁，我跑不了。你叫我跑我還不跑吶。

羣衆：還綁幹啥呢？……我們保着他……他不能跑我們保他不跑就是啦。……

馬：人心隔肚皮，誰知道誰是啥心思？剛才你們還說沒藏槍子子，翻出來的這叫啥玩意兒呀？

劉：好，范永和，你不用幹啥……你把我綁起來。（扯下一根晾白菜的繩子交給范）誰叫綁上的爲後  
叫他親手給我解開！

馬：（對范）綁起來！出了啥事，有人頂着。

（范把劉綁上。）

馬：（對羣乙）把他（指劉）攔到農民吃小西屋裏，看起來，交你看守，放跑了朝你說。明兒早晨再  
叫工作團『辦』他。

劉：各位叔叔大爺哥哥兄弟，我的事，咱們政府工作團定規能把我的冤枉洗清，可是明兒我這一走，  
也不定三天五天十天半月才能回來，我家裏求大家多照顧。

羣衆：那沒說的，你放心吧！就盼你能早些回來。

劉：給老呂頭調兌的包米糴子誰給他送去？他明兒還等着吃呐。

趙：這是我摸底，我給他送去，不遠還兒。

（劉妻由屋裏出來。）

劉妻：你還沒吃飯呐，吃點再走。

劉：我不餓。

（劉，羣乙由右後下。趙背包米糴子口袋由右前下。羣衆零散欲下。）

馬：別走，別走，沒叫你們走你們就走？回來回來！

陳：還幹啥？

馬：開會。

范：開啥會？

馬：開農民會。（對羣丁）去，吆吼他們在農民會的各戶下，到這岔磔兒來開會，一戶一個人。

羣丁：在農民會的都到這岔磔兒來開會嘍！（吆吼着下）

范：全屯在農民會的七十多人，他個人哪兒跑得過來，再攔個人去吆吼吧。

馬：吆吼幾聲，來就來，不來就算啦，誰不來，趕明兒再『訓』（唸『熊』）他們。

（范走進屋。馬站到『爬牌』上邊。尹寬，楊福，張鳳山，王占奎，陸續來參加會。

馬：（對劉婆）你還在這岔磔兒幹啥？你一個婦道，開會沒你說話的必要！

（劉婆進屋。范由屋裏點燃一根麻桿走出來，對在場的人，挨個的臉上照。

尹寬：（以下簡稱尹）你仔細照照我，不是來『爬底溝兒』的。

楊福：（以下簡稱楊）連我都看不出來？不是來『聽聲兒』的。

張鳳山：（以下簡稱張）哈哈不用照，不是『狗腿兒』。

（范照到孫林圍面了。

馬：你那是幹啥？

范：我看看有沒有不在咱們農民會的，有沒有狗腿兒，來『聽聲兒』來『爬底溝兒』，要是有的，我就

拿鞭子把他像挾蒼蠅一樣的挾出去！

馬：（由『爬桿』上跳下來，跑到范面前，一口把火亮吹滅）這大月亮地兒還看不清嗎？這是孫林圈，今兒開會有他說話的必要。

范：咱們農民會的規矩……

馬：改啦！

范：那可是你說的。

馬：（站到『爬桿』上哈時候啦？（看手錶）幾點啦？（對范）把蘿桿再點着！

范：你不是不叫點嗎？又點幹啥？（生氣的進屋）

馬：月亮光兒裏看不清手錶，點上看看是幾點幾刻幾分，再等兩分鐘就不等啦。

（羣丁上。羣戊，已庚隨上。范點着蘿桿出來。）

羣丁：有的人都睡覺啦，叫不來。

馬：兩分鐘過去了，不等啦，開會。

（范氣得把蘿桿摔滅。）

馬：都別吱聲兒，你們好生聽着，聽我給你們戶下演說演說，開開你們的腦筋。說是皆因劉振東，他，面兒上當個農會主任，背地後裏通胡子，私藏子彈，犯了律條兒，管誰說啥，咱們農民會的主任，高低是不能再攔他當啦，咱們開會撤換他，我喊一聲：「撤換劉振東的主任！」大夥兒跟着我喊『贊成』（大聲喊）撤換劉振東的主任！

（在場的沒一個人吱聲兒，沉默。）



馬：你們噠沒一個人吱聲兒呀？我說你們呀，還是『滿洲國』的腦筋，開會不吱聲兒。吱聲兒！快吱聲兒！

（趙廣明給老呂頭送包米糝子回來，恰巧正碰上馬在『訓』大夥兒。他分開衆人走上前來。）

趙：馬主任，都不吱聲兒我吱聲兒，我說說。

馬：好，老趙頭說。

趙：這不當着孫林閣，我給他『榜青』，春間天講好他出牲口我出人，打糧對半劈，眼下莊稼割倒了，他不攔車拉，你們替我核計核計叫他聽辦？

羣衆：叫他給拉……不給拉不行……定規叫他拉……不拉還行？……

馬：別吵吵，別吵吵！這事沒有你們說話的必要！叫你們說話的時候不吱聲兒，這忽兒又吵吵吵！（對趙）你也不聽我剛才說的啥，冷丁地就『周』出你的話來？

趙：劉主任剛才不是跟你核計着，叫我在會上提，大夥兒跟孫林閣講理嗎？

馬：咱劉主任劉主任的？他已經犯了律條兒，你不是親眼看見的嗎？真是越老越沒記性。沒有你說話的必要！

趙：（垂頭喪氣地自己叨咕）交了節氣一變天，大雪把莊稼『扭』到地裏，就都白『瞎』啦！

馬：去，去，別在這碓碓叨咕這個，你還有啥要說的？

趙：別的我一句也沒有。

馬：沒有，回家睡覺去。

（趙嘴裏咕嚕着什麼下）。

馬：劉振東犯了律條兒，高低不能再攔他當主任。得提另選一個，你們大夥兒提，攔誰？你們不提，我提一個人，攔王占奎，大夥兒贊成不贊成？

（全場還是沒人吱聲兒，沉默。）

王占奎：（以下簡稱王）馬主任，我打外屯搬來還不到兩年，這屯陰事我也不摸底呀。你把主任攔到我頭上，這簡直是『逼着公鷄下蛋』，我哪兒辦得到哇？

馬：選你的時候，你個人說了算是唵的？

王：我是說……

馬：（頂回王的話）沒你說話的必要！（對衆）你們像聽戲叫好兒似的，齊呼啦的喊一聲『贊成』，他就不就推不掉了嗎？

王：我不行，我真是辦不了……

馬：你們怎不喊『贊成』？真是『滿洲國』的腦筋！

范：照我說呀，這麼的：剛才翻出來的鎗子子是不是劉振東的還不定準兒，等追究出來着實是他的，咱們再提另選也不晚，眼下就先不用撤換。

馬：你說的是啥話？在他柴火堆裏翻出來，不是他的是誰的？你這爲隊長的事先沒追究還有罪吶。你再替他『扭蓋』，更要大大的『沾包兒』，沒你說話的必要！（發現沒人注意聽他的話，都在議論，懷疑劉藏鎗子子的事）你們別私下裏咕咕。怎麼的？贊成不贊成王占奎當主任？要不我再提

一個人，兩個裏邊挑選一個，我提王世才。

羣丙：哎呀，馬主任呀，我早先是個跳「二神」的，上次工作團來我才「坦白」，你把主任攔到我頭上，人家提起來不但我臉上不好看，全屯都跟着……

馬：沒有你說話的必要！（對衆）你們在兩個裏邊挑一個，攔誰？

羣丙：馬主任呀，你別難爲我啦，我當面跪下給你磕一個都使得。

馬：大夥兒說了算，又不是我硬攔你頭上的。（對衆）兩個裏邊挑一個，快吱聲兒！

（羣辛（羣丙王世才的妻，跳過「大神」，外號「大紅梨」）她在叫喊。

羣辛聲：（由遠而近）「噲」（吃）飽了就跑出去亂串去啦，叫我全屯找遍了都找不着他，找着他我

痛快兒地「訓」（唸「熊」）他一頓！

羣衆：王大神兒來啦……沒聽見她叫呼嗎？……是她……大紅梨來啦……大神兒找二神來啦，

范：王世才，等着挨「訓」（念「熊」吧，來啦來啦……

羣丙：馬主任，「我們屋裏的」找我來啦，定規有要緊事，我得回家去。（站起要走。）

馬：不興走！會沒開完就走？

（羣辛上。

羣辛：（發現王世才）好哇，我全屯找遍了沒見你的影兒，你敢情跑到這旮瘩兒躺（念「貓」）着來啦！走！回去！到家再跟你算帳。走！

馬：你那是幹啥？

羣辛：叫我們掌櫃的回家去。

馬：會沒開完，不與他回去。

羣辛：開啥會？

馬：要緊的會。劉振東私藏鎗子，撤換他的主任。

羣辛：我不信你那瞎扯淡。（拉羣丙）走！

馬：不興走！

羣辛：家裏來戚（念「且」）啦，爲啥不興走？

羣丙：別說啦，你先回去吧！

馬：你攪鬧會場，不行！

羣辛：不行你把我怎麼的？穿着個大氅，站得高高兒的，你看美得你！老媽兒坐飛機——你美上天

啦！

馬：（你敢再說？你嘴裏要是不乾不淨的亂扯，我處罰你！

羣辛：你說啥？

羣丙：你走吧，你走吧！

羣辛：我不走，聽我問問他，（對馬）你攔啥罪名處罰我？

馬：你，你，你跳大神兒。

羣辛：哎呀，吓我一大跳，吓得我心口兒撲通撲通的。我早「坦白」過了，啥「瓜、黃、白、柳、灰」

的，我眼下不供那些玩意兒，我把鼓扯破啦，香爐碗子砸兩半兒啦，你又不是不知道。

馬：在屯裏『坦白』不行，要攔你到區上去『坦白』。

羣辛：你還嫌我沒把我師傅『坦白』出來是怎的？『跳大神不用本兒，合轍押韻就是曲兒』，是誰教給我的？偷偷把香頭兒攔在嘴裏嚼爛，假裝唸咒吹氣，吐到手心裏，兩手亂撮，撮成圓球兒，說的神兒取約來啦，這又是誰教給我的？這不是你馬奎五教的是誰？

馬：（狼狽）我打牡丹江回來就不跳神了，你還扯這些幹啥？

羣辛：你要我扯嘛！

羣丙：你走吧，你走吧！

羣辛：走，走，跟我走！我家裏有事，沒閑空兒，要不，咱們就把口袋翻過來，抖落抖落口袋底兒，把零七八碎的東西都給你『搗』出來，叫你這主任就當不成。（推羣丙同下。）

（馬狼狽不堪，兩眼發直，目送羣辛羣丙下。忽又聽到羣辛的聲音。）

羣辛聲：你看他『簾帶弦帶草帽兒』也算個人咧！

馬：（氣得由『爬檯』跳下）我非『整』她不可！（追羣辛下）

（全場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范：真他媽的是『一物降一物，滴水點豆腐』。馬奎五對『大紅梨』沒『制』，『大紅梨』倒把馬奎五給降服住啦。

陳：要按剛才這件事說，『大紅梨』這個外號兒倒送的挺恰當。你們聽『大紅梨』剛才說的話，句句

都說到節骨眼兒上了，真是又甜又脆外帶有點酸！

羣甲：老爺子，你聽的？想吃梨啦？

陳：啊不，不不不，我怕刷牙。我這幾顆老門牙，還留着啃包米吶！

（全場又哈哈人笑起來。馬奎五上。）

馬：不興樂！（顯然他是沒鬧過『大紅梨』，只得給自己『圓』個臉兒）這種人我就不屑理她！（又站到『爬柵』上去）這會開的，你們都不吱聲兒，真是『滿洲國』腦筋！這麼的吧！孫二掌櫃的，今兒你參加會，你也可以有說話的必要，你把你那事生說說。（羣衆騷然）你們都好好生聽着！

孫：（站立起來，選了一個適合以土臨下的地場）各位屯鄉！聽我給你們各民戶演講演講。說是自從上次工作團到咱們屯堡工作，把我清算以後，我的腦筋也開啦。你們各民戶成立了農民會，我是非常非常的贊成，大大的好！不錯，我孫林閣在『滿洲國』時候當過幾年屯長，雖說沒大錯處，可是對你們各民戶或許呢？備不住呢？也興呢？說不定呢？微微了了的，星星點點的，小小不言的，有些幹哈的地場，上次在大會上有個提到提不到的，你們也用不着鷄毛蒜皮的再提啦。你們別光聽工作團的，他們在屯裏住不久，可是咱們呢，在一個屯裏『處呼』的日子還長吶，誰還能敢說永遠不求着誰？說是上次清算會上還給我留上廿垧地，我把牲口一賣一還『饑荒』（欠帳）我也顧不上種，乾脆痛快兒地都給你們，爲後我也變成窮人啦，咱們都是一家人，哈哈，一家人。

馬：（大聲喊）贊成不贊成？

（全場沒人吱聲兒，沉默。）

孫：聽我再給你們各戶下開說開說，上次清算，個人家裏種個十來垧地的民戶，都沒落着地。這次我拿出這廿垧地呢，先給沒落着地的民戶。剩下再給別人，剩不下也就那麼的啦。

馬：（大聲喊）贊成不贊成？

尹寬：贊成！

楊福：我贊成！

羣戊：我上次沒落着。

羣己：這次應該有我一份兒。

馬：還有誰要？（羣衆不吱聲）王占奎，你呢？

王：我上次也沒落着。

馬：這次有你一份兒，別推着不當主任啦。

王：你問他們看我能行嗎？

馬：王主任領頭兒劈地，贊成不贊成？

（尹寬，楊福，羣戊羣己，齊喊『贊成贊成』。）

孫：我一百卅垧地都給你們民戶啦，可有一宗兒，我當屯長也沒有餓死的罪。我的生活兒呢？要靠各民戶幫我維持，咱們也不用說租子不租子，爲後輕不撩兒地都給我拿點糧，一百卅垧地每家也就攤個微微了了，够我一家人度生活兒就行啦。

馬：那你就不用說啦，眼下咱們窮人翻身嘛，還能叫你剛變成窮人就挨餓？好，今兒咱們把劉振東撤

換啦，把王占奎選上主任啦，孫二掌櫃的腦筋也變過來跟咱們窮人一心啦，散會吧！

（羣衆走散，陸續山左右下。王占奎未走，孫在馬身邊囁咕幾句，孫轉到烟窗後邊去了。馬：張鳳山，你等等再走。（對衆）領地的人，今下晚黑間把木牌子『整』好，明兒劈地，王主任領着揮牌子。不『整』好不行，聽見了沒有？

（尹寬，楊福，羣己，羣庚，答應的聲音：『聽見了，趕躡兒，你不用操心啦！』）  
（劉妻由屋裏出來。）

劉妻：（對馬）主任，我們掌櫃的還沒吃晚飯，叫他回來吃飽了再去行不行？

馬：他這就算蹲上『巴離子』（監）啦，不行。

劉妻：我給他送去行不行？

馬：要送就快去！

（劉妻進屋。）

王：馬主任，攔我當主任，不行，我對咱屯裏捨事也不摸底呀。

馬：不要緊。（低聲地）有我在後邊給你『支』着。

（劉妻端着小瓦盆——盆裏是糰子粥——拿着碗筷由屋裏出來。鎖上門。一邊走一邊抽噎。）

馬：到那乾碇兒可不與跟他亂囁咕事兒，聽見了沒有？

劉妻：嗯哪！（哭出聲兒來了，由右後下。）

馬：剛才你怎不喊贊成呢？



張鳳山：（以下簡稱張）那喊不喊的……

馬：這這次的地你不要不要？

張：你說剛才說的那地呀，那要不要的……

馬：你別跟我那麼哼兒哈的，我知道爲你老婆跳井那件事，還想不完不了是不是？

張：那事完不完了不了的倒可以呀，這地我不領行嗎？

孫：（在煙囪後未露面）隨他便！那件事他要是敢再提，爲後胡子來了，把他胳膊腿擱開，綁上大扁擔，按倒在地，叫他翻身，翻不過來，就拿大棒子揍他！

馬：快『整』牌子去，再別提那事。（推張走）

張：我就去『整』。（張下）

孫：（在煙囪後）王占奎。

馬：占奎，過來！二掌櫃的有話說。

孫：（由煙囪後邊走過來）占奎兄弟，過去咱們哥兒倆雖說沒打過交道，可是我看你這人挺厚道，農民會攔你當主任定規能辦好。

王：我早先啥事也沒辦過，怕是一『整』不好。

孫：我管保你『整』得好，我那三間東下屋，又寬綽又敞亮，騰出來給農民會辦公。爲後我再給武裝隊掏幾支快槍，攔在我那大院套兒裏，四個牆角有砲台，要多嚴實有多嚴實。

馬：對，再寫個農民會的大牌子往大門口兒一掛，叫外屯的人看看王占奎辦的農民會多好，多像樣

馬：對，再寫個農民會的大牌子往大門口兒一掛，叫外屯的人看看王占奎辦的農民會多好，多像樣

馬：對，再寫個農民會的大牌子往大門口兒一掛，叫外屯的人看看王占奎辦的農民會多好，多像樣

子！

王：就那麼的。

馬：你告訴他們上次沒落着地的人，明兒領地，張鳳山你得再催催他，碰着像他一樣整着氣的人，叫他們過去的事一概別提。

王：他們要是不樂意呢？

馬：帶他來見我。

王：那行。（王由右下）

馬：二哥，你這「章程」打錯啦！

孫：啥「章程」？

馬：攔這麼個膿包當主任，屯裏啥事他也不摸底呀。

孫：我的傻弟兄，那才好吶，他處處得由着咱們擺弄。爲後再分給他點好處，就是咱們的人啦。

馬：二哥，你這槍子子是打哪砣磬兒「整」來的呀？

孫：那你別管。事兒還得急着辦，你得搶先到工作團去說話，先說先佔三分理。

馬：明兒我就找方同志去，我跟他能說上話。

孫：別找他。

馬：怎不找他？

孫：他在咱們這東崗鄉十個屯墾工作，離着不遠近兒，沒等你說完他就要跑來調查。

馬：剛才我拉住老趙頭，叫他看看我怎樣勸劉振東，爲後又把大夥兒招呼來，才翻的，前前後後有人看着，就是防備工作團來調查。

孫：照我看，明兒你起個早兒，來回多走二三十里的，你親自把劉振東送到工作團團部去，就地兒把他押起來。回屯來咱們再預備預備，叫工作團調查不出一點兒縫子。

孫：可有一宗兒，待忽兒你回家去躺在熱炕頭上好好尋思尋思。明兒去了可要把話說圓全，萬一漏了底，押不成他，倒叫人家把你扣起來。

馬：那你就別操心啦，二哥，我這回要落個『查出壞蛋，起出槍子子』的功勞，求求工作團賞一支『三八』槍，扛上槍再去見見方同志，他定規把鞏固咱屯農民會的工作，全托靠給我，爲後他也興就不來了。

孫：今兒的事情，你辦的挺漂亮，我那手錶就算送給你啦，剛才你說的話要真能作到，還是上次我說那話：咱們哥倆不分，我的家業就跟你的一樣！你當主任就跟我當一樣。我說話算話，就恐其兄弟你爲後變了心情兒。

馬：那哪能呢？二哥你把兄弟我真是看『扁啦』！這不咱們對着月亮說話！我馬奎五爲後要是跟二哥你變了心情兒，月亮落了跟着我睡倒永遠起不來！

孫：那邊老遠的來了個人，是誰？（轉到烟窗後）

馬：我看像范永和，你快走吧。

孫：叫他多派幾個崗，重新換個『口令』，免得有人出屯先給工作團去送信。

馬：對，你快走吧。

孫：明兒你回來咱們就撤換范永和的隊長。

馬：對。喂喂，『口令』？（跑過去聽孫在他耳邊告訴了『口令』，點點頭）你快走吧！

（孫悄悄地由左後下。）

馬：范永和，范永和，范永和！

范永和聲：幹啥？

馬：快跑兩步，有要緊的事。

（范永和由右前上。）

范：啥要緊事呀？

馬：今兒黑間多派四個崗，屯裏無論是誰也不准出圍子。

范：你說啥只啥嘔。

馬：可不我說啥是啥？難道我這爲付主任的還能聽你爲隊長的『令兒』？聽我告訴你新換的『口

令』。（湊到范耳邊去說了『口令』）有人跑出圍子走了風兒，劉振東他老丈人要是蹓了，就拿

你是問！（馬由左後下。）

范：（對馬走下的後影兒）哎！看你那份兒神氣！（坐在『爬檯』上）這是『整』的啥呀？照這麼下

去，這隊長我高低是不當啦。（站起來欲下）

（尹寬，楊福，拿着鐮刀一邊走一邊削着木牌子上。）

范：你們幹啥去？

楊福：（以下簡稱楊）聽着像馬奎五喊你。

尹寬（以下簡稱尹）他上哪乾碎兒去啦？

范：找他幹啥？

楊：求他給寫寫牌子。

范：拿給我看看。（從尹手裏拿過牌子）

楊：（也把牌子遞給范）你看行嗎？

范：『整』這幹啥？去，站崗去，東西兩面，一面一個。

楊尹：（同時）沒輪到我的班兒呀。

范：不站是不是？不站就去睡覺，『整』這『熊』玩意兒幹啥？

尹：不是開會叫『整』的嗎？

楊：剛才王主任又去催咧。

范：哪個王主任？全屯會員連你倆帶我一共七十六名，十來個人開會，還有一半兒沒喊『贊成』的，他就當上主任啦？

尹：劉振東不是犯了律條兒了嗎？

范：小心上黨！

尹：這有啥當上？

范：你們跟秋後的野雞一樣，見着黃豆就伸嘴兒，也不管吞下着糠子下着糞兒沒有！

楊：這地他放呢，咱們就領，他不放呢，咱們就不要，丟不了啥，賠不上啥，有啥當上？

范：（越聽越氣）乾脆你們說：孫林鬧到底怎樣？是不是個大壞蛋？

尹：說不上好吧，比周萬芳總還強點。

范：（對楊）你說。

楊：眼下的腦筋也閒啦。

范：你們都隨了孫林鬧，農民會有你們攪和着，啥事也幹不成，非把你們挾出去不可！

楊：你呀，怕你沒有那麼大勁兒！

范：要不，乾脆你們把我氣死也好！（把牌子一擡）給你們這『熊』玩意兒。農民會照你們這樣糟下去，我看着不順眼。

尹：今兒下晚黑間不知道他是怎咧，張口就『拾槓』。

楊：拾完槓就拾燒火棍子。

尹：別理他，走，咱們找馬主任寫牌子去。

（羣乙上。）

羣乙：范隊長，沒想到你還沒走，叫我找你好半天。

范：啥事？

羣乙：劉主任

范：（急問）怎咧？

羣乙：剛才劉二嫂子給他送飯去，對我學說剛才開會的情形，他一碗揸子粥還沒吃完，氣得底下碎飯

不吃了，叫我找你——

范：（搶說）好，我去？

羣乙：別忙，他叫你趕快派人給方同志去送信。他說看勢頭不是光朝着他個人來的，是朝着咱們農民會來的。他說他個人的事早呀晚的倒不要緊，大夥兒的事可不能『馬虎』，越就誤越吃虧。（扭頭要走）

范：先別走。我也尋思着給方同志去送信，可是不知道他在哪屯工作吶。

羣乙：劉主任說大概在這家屯。送信越快越好。

范：別走嘛。兄弟，你就跑一躡吧，省得我另找人，就誤工夫。

羣乙：開會我不在，學說不上來。我得到農民會去站崗，叫他們去吧。（羣乙由右後下）

楊：反正我是去不去。

尹：我也不去。

范：誰叫你們去啦？我還信不着你們吶。

（趙廣明由左後上。）

范：（對趙）好，沒別的說的，你老爺子辛苦一蹣吧。

趙：幹啥？

范：唔，不行，會上的情形你也知道得不全，乾脆我去吧。

趙：別忙着跑，你幹啥去？

范：給方同志送信去。

趙：不用去。我早把他找來啦。

尹：真的？

楊：到咱們屯啦？

范：你可別拿假話當真話說，我可正在着急呐。

趙：我都快老白了鬍子啦，還能撒謊？

范：這麼快？

趙：馬奎五叫我去睡覺，我惦記着莊稼，就沒回家，借了王全兩匹馬，跑到肖家屯就把他接來啦。

范：在誰家呢？我去見他。

趙：不用去他正問陳德福他們『調查』呐，隨後就來。

尹：這不他來啦。

（方同志，陳德福，羣甲、丁、戊、己、上。）

范：方同志，你來啦，真好。



楊尹：方同志來啦。

方同志：（以下簡稱方）你們都在這兒吶。范永和，白天收莊稼，晚上查崗，這幾天累得「够嗷吧？」

范：累倒不累，就是氣斃的難受。

趙：方同志你來看，就在這柴火堆裏找出來的。

陳：剛才開會，馬奎五站在這砣砣兒，孫林圍站在這砣砣兒。

范：方同志，你沒見，剛才可叫人生氣咧。

方：他們都跟我學說啦。你們誰跑一趟？把馬奎五找來。

陳：我去。管保能把他掏來。

方：好，你老爺子就辛苦一趟吧。

趙：別忙走。聽我告訴你——

陳：啥？

趙：見了他，你可別說是我把方同志找來的呀。

方：你老爺子不用怕他。

趙：我不是怕他，我是……剛才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方：好，就說是我自己來的，看他見了我說些什麼。

陳：對。

(陳由右後下)

方：(見尹楊的木牌)你們打算要地呀？

楊：剛才老孫家說是放嘛。

方：『放』地？他那地是誰的呀？他『放』？

尹：他個人的唄。

方：你們老說『放』地，我就不明白，你們大家說說那地是不是他親手開出來的？

趙：他親手開？他連犁張耙也沒扶過呀。

羣甲：別看扶犁，一天管保把他累爬了蛋！

羣丁：在東崗上他那卅塊，是『飛照蓋地』蓋來的。

范：他變着法兒『照』人家地頭子。

方：怎麼『照』地頭子？

范：綽比方同志你有兩塊地靠他的地邊，他就叫你出勞工。……

羣甲：你不去就叫你給他家扛大活。……

范：對，反正叫你個人有地種不上，又不准別人去租，非『整』給他不可。

趙：我們屯裏有一句成話：『認可種遠地荒山，不靠近老孫家地邊』。

范：他那地竟是打小戶人家身上苛扣來的。

羣甲：反正都不是好來的。

羣乙：都是靠挖弄咱們窮人。

方：（對尹）你說對不對？

尹：可是圍子外邊那六十垧，是他的『祖業』，那不能算不是好來的，方同志你說是不是？

方：還是叫大家說。

羣甲：那是他爹留下的。

羣丁：那真正是『祖業』，好來的，咱們說話該怎的是怎的。

羣甲：他那六十垧地照到眼下還沒交出來。

羣丁：他就仗着是『祖業』，硬不交。

楊：那六十垧，大夥兒輕不捺兒給他拿點糧，倒也應該呀。

尹：那地可好咧，拿點租也『種得過兒』。

方：那麼上次他答應拿出來，是不是應當再給他倒回去呀？

楊：那我就說不上啦。

方：誰說得上？說錯了也不要緊，咱們大家夥兒參攷嘛。

范：他當屯長，把咱們莊稼人『整制』的活不成，他應該包賠。

方：是應該包賠。可是理還沒說透。綽比我假裝是孫林閣，我說：（學着孫的神態語調）『我當屯長

苛扣下的叫我都吐出來，我沒話說。可是我那六十垧地是我爹留下的『祖業』呀，也給分啦，你

們這不是大夥兒起圍訛人嗎？

趙：（對方像對孫地）你要說那難聽的話呀，我把老根兒給你挖出來，一條地壠也不給他留。光緒年間，我們老爺子帶着我打『上江』剛搬來的時候，這地場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荒山草甸。你爹在這是個『佔山戶』。聽說他給官家『上』過兩口大肥豬，荒地就歸他所管啦。我們老爺子帶着我，兩手磨出血泡，把荒地開成熟地，汗珠兒伺候下糧食來，得到你爹跟前『認地東』，給你們拿租子！這就韓比我們家活養出來的孩子，得到你們家去認爹媽，給你們『盡孝』！你們既沒生它又沒養它，憑啥要給你們『盡孝』哇？聽？我問你！

羣衆：對呀！哈哈哈哈哈……孫林閣，你說呀……問你呀。

趙：你那『祖業』就有廿多垧是我們老爺子帶我開出來的，下剩的也是老莊稼人開的，你們孫家老少三輩一大羣，連一壠地也沒開過呀！地是一片荒，汗珠兒伺候它才打糧，擦下一年就放了牛羊。地，都是我們窮人開的，窮人伺候的。你們大地主都是光吃不幹活兒的『混屎蟲』，把地擦給你們，早就『放了牛羊』啦！眼下我們窮人翻身，分地，這就叫『物歸原主』又叫『骨肉團圓』。你們大夥兒說，對不對？

羣衆：對呀！真對呀！太好啦！……孫林閣，你還有啥話說？聽？

方：（見大家情緒好，索性再裝扮一下）我爹那兩口大肥豬你們得給我留下呀。

羣衆：給你留下，把地拿出來，『物歸原主』『骨肉團圓』。

方：哈哈哈哈老趙頭說的真對。地主是一堆『混屎蟲』，他哪兒有地『放』呀？

尹：這次我可明白了，地都是咱們開的，咱們伺候的，本就應該歸咱們。

楊：是這麼回事，我心裏也透常啦。

方：老趙頭的話是真理兒，走遍天下都說得出去。爲後你見人就說，叫莊稼人心裏都明白，嘴裏都能說。

趙：那能行。大夥兒憑理跟他要地照。

尹：照這一說，今兒他放地……唔不，他吐出來的地，還是要對。

范：還是不要對。

尹：爲啥？

范：爲啥，就爲他要糧，那就是叫咱們『認』他的『地東』。

楊：要糧不給。守着咱農民會還怕他？

范：農民會再叫你們幫馬奎五舉兩次手，就更糟啦。

楊：怎糟啦？

范：你們沒看出來嗎？馬奎五跟孫林鬧勾搭連環的，誰知他們按啥心思呀？

趙：沒按好心。孫林鬧把車馬『整』出去不回來，不給他拉地，包賠的牲口，地照，都不交出來，反

倒騙咱們回過頭去『認』他的『地東』，我看他是打算『翻把』！

羣衆：對，就是這麼回事，他是打算『翻把』。

范：方同志，會員們不齊心，你看這怎『整』呀？

方：不要緊。咱們大夥兒核計，這次不幫你們『整』好了我不走。

羣衆：那可好啊，好極了。

方：上次咱們有幾件事沒辦好。第一就是沒把孫林閣澈底打倒。

羣衆：對！沒把他『整』低了頭。

方：第二件是沒把馬奎五看透，光見他清算周富芳時候很積極……

羣衆：那時候光顯着他啦，東跑西顛的，啥事都跑到頭前兒。

羣衆：成天嘴裏喊『窮人翻身呀！』

尹：那時候都尋思他是個窮人。

楊：還識幾個字兒。

方：沒查清楚他是個破落戶，跳過大神，是個『花舌子』。

趙：他是糞堆上的『狗屎苔』（小蘑菇，茵子）別看苗兒窮，根兒可富吶。他小時候家裏有錢，房地

驢馬都叫他爹『整』到大煙槍裏去啦，打那才窮的。

方：他不是正經莊稼人，不該選他當幹部，第三件武裝自衛隊槍少，人雜。第四件是對個人家裏種着十來垧地的人照顧不夠，分地，他們沒落着。這回咱們要把這些事澈底『整』好。

范：把那兩個不管事的委員也得撤換。

趙：啥都得打挖壞根兒上動手。

方：對。什麼是壞根兒呀？

羣衆：那還用說，孫林閣嘍。

方：劉主任的事，是不是他使的壞？

羣衆：備不住是。

（陳德福跑上。）

羣衆：怎的？沒找着？怎回事？躲起來啦？

陳：不是不是都不是。聽我跟你們說！我猜着他是又到孫林閣家裏去了，我走到孫林閣房後頭，後窗戶有燈亮，屋裏有人說話，我打窗戶窟窿往裏一看，炕上放着一張小飯桌兒，一邊孫林閣，一邊馬奎五，小燈炕一半滾熱，小酒壺一捏溜扁『滋』一口酒，『叭』一口菜，兩個人一遞一盅的喝起來啦。孫林閣說：『兄弟，咱們拿這子彈『整』倒劉振東，抓過農民會，這才是放下一張『二四三兒』去，哥哥我手心裏還攢着一張『二四』呢，等到了節骨眼兒，我『啪』地一下子把『二四』往外一亮，配成『皇上』對子，我就要『吃通兒』像『滿洲國』一樣收拾他們！馬奎五說：『二哥，你可別看差了『點兒』，把『二板兒』當成『釘三兒』，臨完來個『板子打皇上』開個『斃十』。孫林閣說：『那哪能呢？兄弟，你看好兒吧。』

羣衆：這小子真可惡！陷害劉主任，馬奎五也隨了他當狗腿兒了……

范：那張『二四』是怎『整』咱們呀？

陳：爲後他們就沒說下去，他倆擺下要出來查崗，我就趕快跑回來送信，核計核計怎辦。

羣衆：這小子真是咱們屯裏的壞根兒，非挖掉他不可，非挖掉他不可！

范：方同志，咱們把他們抓起來行不行？

方：那怎麼不行呢？你們核計着辦。

陳：走，我帶你去。

范：我不去，叫別人去吧。

陳：呃？范永和，平常那麼硬氣，臨到這節骨眼兒，你『耍』起『熊』來啦？不要緊，有老叔我扶幫着  
着你。

羣甲：我跟你去抓。

羣丁：我也去幫助你。

范：不用幫助，我個人就能把他們『牽』來。

陳：那你爲啥不去呢？

范：抓來大夥兒不說話，還不是白搭！

方：這話對。

羣衆：定規說話，那邊能不說，絕不能像上一次，你放心去抓吧。

范：方同志，把你那支『三八』槍借我，走。

陳：前邊好像是他倆往這邊來啦。

趙：真的嗎？

范：是他倆……

方：他們往這邊來了。（對衆）過來過來，咱們是別下手，咱們裝着，也不明白，看他說些啥，你們



誰去把劉主任也找來。

羣丁：我去。

(羣丁由右後下)

羣衆：過來啦，過來啦……

馬奎五聲：范永和，你怎還在這碇碇兒？崗派了沒有哇？

范：派他們都不去，你來看怎辦？我是沒『制』。

馬奎五聲：不去？誰敢不去？

(馬由左後上。)

馬：你說，誰敢不去？

(孫隨上。)

馬：(發現方)呀，方同志，你？好好，我正打算明兒去找你。走走走，到我家去，好些日子沒見

了，咱們哥兒倆得嘮扯嘮扯。

方：我。你像是很忙的樣子。

馬：眼下咱們窮人翻身嘛，忙得幾宵不睡，我心裏也痛快！

方：(明知故問)那是誰呀？

馬：唔，這就是孫林園，上次清算他，你忘啦？

方：沒忘，永遠也忘不了。

孫：(走上前)團長。(對方脫帽鞠躬)

方：我不是團長。

孫：唔，隊長隊長。

方：我也不是隊長。

孫：那麼是主任，貴姓是——

方：我姓方，也不是什麼主任。我聽說你又拿出二十塊地來？

孫：是呀，哈哈！工作團走了以後，我的腦筋開的透了亮兒啦。「滿洲國」時候我當屯長，我有「過」——當屯長那能沒「過」呢？有「過」，我就得領是不是？領了「過」就利索啦。我也就翻身啦。我把地都放出去，當個窮人，爲後咱們都是一家人啦，哈哈……呃？團長還沒吃飯吧？

方：我早吃過啦。

孫：這麼早就吃過啦？那哪能呢？今兒咱們隨便吃點家常飯，等到明兒，團長你說：愛吃豬肉還是愛吃羊肉？愛吃雞肉還是愛吃狗肉？愛吃啥咱們就吃啥。照我看還是狗肉新鮮，我家還有大蒜……

方：我什麼肉也不吃。

孫：吃素？那好。我打五年前就吃上齋啦。抽煙喝酒我是一概不「好」，我就是「好」道。

方：「好」什麼道啊？

孫：聖賢道。聖賢之道，講的是惻隱之心！要不我的腦筋怎開的快呢？

方：要照我看你那腦筋別開，還是關上它好。

孫：團長，你別信不着我，我這腦筋剛開就絕不能再關上。人嘛，拉屎還能坐回去？團長你放心。

方：我就是不放心我才來的。你不關上，有大夥兒幫你關上。再不關上就要害死人啦！你聽明白了沒有？

孫：是！是！

馬：（對孫）你怎還是這麼糊里糊塗的？人家工作團上的同志到屯裏不吃你們「有力者」的飯，靖到小戶喝糲子粥，你怎不懂規矩呢？

孫：我眼下變成了窮人，還能算是「有力者」嗎？

馬：去吧，這兒沒有你說話的必要。（孫退到人後）

方：（對馬）你這件大氅挺好，哪兒來的呀？

馬：咱們農民會買的，黑間站崗的人衣裳單薄，「嗆」不住。

方：那怎麼你自己穿呢？

馬：我今兒才穿上。

方：（對衆）是不是？

羣衆：不是。早先一買來他穿上就沒有脫過，站崗的人都沒穿着。

馬：你們說那話頂啥？就這一件大氅，倒有四個站崗的，叫我們說給誰穿好？給這個不給那個，你們又該暗暗啦！

方：且歪五，不許你胡扯！快脫下來，給站崗的人穿。

馬：那能行。（脫大氅）

方：你還有個手錶。

馬：你說我手脖子上帶着的這個手錶哇？

方：嗯。哪兒來的？

馬：托人買的，還沒給錢。這不要緊，咱們不要再給他退回去也行呀，咱們又沒給他「整」壞，不信你聽聽，還走得嘎嘣嘎嘣的吶。

方：你成天竟想着「整」手錶大整，不幹好事！

馬：方同志，是這麼說：說是我「一整」這些玩意兒要算是「過處」呢，那我是「知過必改」呀，「知過必改」這話一點兒不攪假。說是我不幹好事，這可屈了我的心。方同志，你好些日子沒到這屯來，兩個委員不管事，自衛隊長不負責任！要不多虧我，就差點鬧出大亂子來，你來了我還沒得空跟你說說這事。冷丁地提起來我都不信，沒尋思到劉主任跟他老丈人勾手往胡子隊上搗騰這個。

（托出子彈）方同志你看這是啥？往下我就不用說了，他們都看見啦。

方：你們看見的說說，是怎麼回事。

馬：對，方同志調查。你們打起根發引兒前前後後，有的不減，無的不添，憑良心，照實說！

羣甲：要憑良心我就問你一句話！你早先知道柴火堆裏有鎗子子是怎的？

馬：我哪知道呢？

羣甲：我要進屋去翻，你硬攔住叫我在外邊翻，我覺得你定規知道。

馬：咱們對着月亮！說話要憑良心！要不是人家遞呈子，我管啥都不知道。

陳：你把皇子拿出來我看。

馬：這我還能撒謊？（把「皇子」交陳）

陳：這是個「黑」皇子，沒名沒姓，也沒寫着在柴火堆裏。這是有人核計着陷害劉主任。你們大夥兒尋思尋思，這柴火堆就跟擲在十字街口一樣，有人路過，順手就能把槍子子擱進去。

馬：說那話頂啥？柴火堆在他窗戶低下，你抽一根草根兒，屋裏也能聽見，也能看見。

趙：劉主任念着農民會的事，「他屋裏的」也有不在家的時候，……

陳：定規是有壞人攔的。

羣甲：就是嘛。

趙：定規是。

范：馬奎五摸底。

馬：你們大夥兒不用吵呼。這不咱們對着槍子子，說話要憑良心，我馬奎五要是幹啥，明兒早晨我起來一開門，這些槍子都打對面朝我腦門子飛來打死我。

羣衆：起誓幹啥！起誓啥也不頂！

馬：要不咱們就對着月亮明心，我姓馬的要是摸底，爲後查出來，我把這馬字倒過來姓，來個大仰巴脚子，四條腿兒朝天。

方：訴正經的。瞎扯什麼！

（劉振東，劉妻，羣乙，羣丁，上。在場羣衆叫着：「劉主任來啦，劉主任」）

劉：方同志你來啦。

方：（見劉曲起被綁着的胳膊和自己握手）怎麼還綁着呢？解開吧。

羣乙：他不叫解。

（孫林圍乘羣紛紛之際，繞到劉身後，打算溜走。

陳：孫林圍，你別走。

孫：我不走，我哪能走呢？我是……哈哈，給劉主任解繩子。這綁着多難看呀？

劉：用不着你！

劉妻：方同志，我們真屈呀！

劉：方同志，黑鍋雖是扣在我身上，看勢頭還不是光朝我個人來的。

方：一定能『整』個水落石出。

趙：（對劉妻）我問你：你推碾子回家拿簸箕，看見誰來這砸磑了？

劉妻：孫林圍。

孫：我來我走，她都親眼看見的，來的清去的明，不信，你們問她，咱們說話得憑良心！馬奎丑這就

是你的不對啦，你晌午看見的呈子爲啥下晚兒才來查，差點兒叫我『沾包兒』。

馬：早先我就沒拿他當回事兒。

孫：事兒本來就不大嘛。振東也不是指着『整』這個吃飯的人。這不賞着方同志在這砸磑兒，我們全屯保他爲後絕不再『整』就是了。方同志，賞我們全屯一個臉，念其他是個窮人，容他這一

回。

方：你問問大夥兒願意嗎？

孫：不用問，沒個不願意的。

劉：你說的倒輕巧，不用問？我第一個先不願意。容我這一回？我可不能容你這一回！羣衆：用不着保，用不着保，我們定規要把壞根兒挖出來，看這鎗子子到底是怎來的。方：大夥兒眼睛是亮的，黑白看的清，騙不了的！

（突然有人吵嚷，由遠而近。全場注意聽。）

張鳳山聲：這牌子我就是不「整」嘛！

王占奎聲：這事我作不了主，你得跟我去見馬主任。

張鳳山聲：作不了主，就一邊爬着去！見馬奎五我也不怕！

馬：（有點慌）我去看看。

方：你不用去。

王占奎聲：你憑啥罵我？

張鳳山聲：罵你多管閑事！

馬：（更慌）方同志，我去勸走他們……

王占奎聲：我這也是辦公呀，你罵我就不成！

張鳳山聲：不成，不成能把我怎樣？我等着大扁擔吶，來吧！

劉：不好，掄起扁擔來啦，要出人命！

（羣衆散亂，孫林闌乘機溜走了。）

范：（對羣甲、乙）走，盯住他！

（范、羣甲、乙、追孫下）

（王占奎，張鳳山上。）

王：不用去接啦，馬主任在這斫碣兒吶。唔，方同志來啦。

方：爲什麼事呀。

馬：（搶着說）我知道，小事一段。（對張）鳳山兄弟你那事依你就是了，我替你辦，你回去吧。

方：爲什麼事呀？

馬：你那事一扯又得半宵，明兒再說吧，方同志正忙着吶。

羣衆：說說吧，說說吧，你那口氣斃了這些年還不說，等啥時候呀？

陳：呀，孫林闌呢？

方：不要緊，范永和他們盯住吶。（對張）你說吧。

張：上次工作團來，我去親戚家有事，沒趕上說。

方：現在說吧。

張：那年我出勞工回來，病得起不來炕，『我屋裏的』到孫林闌家去借糧食，他不但沒借給還說：『你們掌櫃的病得要死，你還跟他過啥日子？去到法院跟他打『八刀』，我給你墊盤川……』



方：什麼叫打「八刀」？

陳：就是打離婚。

張：「我屋裏的」說：「打小的夫妻，那我可不能」。他又勸「我屋裏的」給他當小老婆子，不答應就闖門來不讓走。硬給遭踏了。「我屋裏的」心裏一窄，跳了他門口的井，幸虧有人看見，大夥兒撈上來，算是沒死，可是一條右腿摔斷了，落了個殘廢！

「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一吵呼出去，孫林圍就『倒打一耙』，告我逼妻尋死，敲詐錢財，把他的非『整』懾了，押我到『局所』，蹲了兩個月的『巴離子』！這口氣我整了五六年，我說出來等着他的大扁擔吧！

羣衆：哈大扁擔呀？

張：他吓唬我說是我要再提這事，等胡子來了把我胳膊腿撇開綁上大扁擔，按倒叫我翻身，翻不過來就拿大棒子揍！這不王占奎馬奎五他們倆都聽見啦。

王：我新搬這屯來的，早先那事我可不知道哇。

羣衆：那你就別說啦，你說怎綁大扁擔？

王：我光聽說哈胡子，扁擔的，我沒聽清，你們問馬主任吧！

馬：你聽見你說，我可沒聽見。

張：你怎沒聽見？你還幫他說不叫我再提。

羣衆：王占奎你聽見了吧？你說，……

王：馬主任是說來着。

馬：你們倆勾起手來造謠。

王：我說我當主任不行，你說着你在後邊支着，到這節骨眼兒，你一退六二五推到我身上，你這不是拿我當槍使嗎？

羣衆：到現在你才明白？說，他們怎使喚你？

王：孫林鬧說把農民會搬到他東下屋，他給武裝自衛隊掏換幾支快槍，攔他那大院套兒裏，馬奎五說在老孫家門口掛個農民會大牌子。

陳：馬奎五你把我們出賣啦！

羣丁：把武裝隊整他家去吓唬窮人呀！

趙：胡子來了把咱們送禮呀！

羣衆：孫林鬧這小子，打算把刀把又「整」到他手裏去，刀刃攔咱們脖子上，他要「翻把」害人！馬奎五跟他勾手兒害劉振東……

馬：你們把馬奎五看得太幹了，那哪能呢？再說，我也不敢呀……

（羣甲跑上。）

羣甲：孫林鬧蹶出圍子，叫我們給抓住啦，問他槍子子，他說都是馬奎五的事。

馬：他都推到我身上來還行呀？

羣甲：馬奎五，你替他頂起來是怎的？

陳：馬奎五，『板子打皇上』啦，別瞞着啦！

趙：孫林閣看差了『點兒』，把『板子』當成『三釘兒』啦，他手心裏的『二四』再拿出來正好是個『板子打皇上』——『斃十』。

方：馬奎五你聽他們說的是什麼？就看你說不說，說了罪過減輕，不說也擔不過去。

羣衆：不說不行！非說不可！說了減罪！

馬：（對劉）兄弟，我對不起你，叫我把繩子替你解下來吧！

劉：你等等解，對不起我是小事兒，你把農民會出賣給壞蛋，你對不起全屯。你把孫林閣灌到肚子裏的壞水都吐出來！

馬：槍子子是他攔的，把你『整』倒，換上王占奎聽喝，把農民會武裝隊却抓到他手裏，明放地請黨回，爲後他還在屯裏『當令兒』。

陳：他手心裏那張『二四』是啥呀？

馬：那我說不上，槍斃了我也說不上，你答應我把繩子給你解了吧！（爲劉解繩）

妻：你把我娘家老爺子也扯上啦，你！你！（打）你！（打）你！（打）

羣衆：打得好。

馬：哎呀，我是叫孫林閣支使壞啦！

劉：別打他了，聽我問他！孫林閣給你多少好處？

馬：送我這個手錶，還說我們倆不分：他的家業跟我的一樣，我當主任跟他當一樣。

（范永和，羣甲、乙，綁孫林閣上。）

范：你媽巴子的，你踉上天我也能把『整』回來！

陳：（走上前，對孫作了一排）孫二掌櫃的，我給你道喜，你『大喜』啦啊？你怎咧？皮襖大整穿，膩了，換上棉襖，拿繩兒綁上怕透涼風兒是怎的？你尋思的可倒奇巧！孫林閣！你是一口如毒蛇舌如刀，心似虎狼不長毛』哇！『滿洲國』時候你害我們好苦哇，上次清算曾沒把你『整』低了頭，牲口不賠，地照不交，陷害劉主任，搶去農民會，院裏裏按槍，奪回地土，你他媽的打算『翻把』再害人！太可惡啦！我恨不能倒退廿年，年青力壯，幾撒子把你揍死！（打）

羣衆：打！打！打得好！『板子打皇上』啦！

陳：你給我說，你怎當『皇上』？怎吃我們的通兒？

羣衆：你說說說，打算怎害苦我們？你怎吃通兒？瞞不住，馬奎五都說啦。說，說，說！

孫：我打算把中央軍謝軍長謝文東，張指揮張黑子勾來，我還當屯長，像『滿洲國』時候一樣……！

劉：啥他媽的謝軍長，張指揮的？康德，蔣介石，謝文東，張黑子，孫林閣，你們他媽巴子都是一擔兒挑的貨，——漢奸壞蛋根子，非打倒不可！

羣衆：把壞蛋根子都『整』倒，打倒壞蛋！挖掉壞根兒！挖掉壞根孫林閣小蔣介石！

劉：你們大夥兒說說，對孫林閣馬奎五怎辦？

陳：今兒咱們趕快到孫林閣家去起槍，明兒全屯開大會，叫馬奎五把孫林閣灌上的壞水吐出來，叫孫林閣把他『翻把』的壞底子掏出來，咱們要挖掉這老壞根兒！

羣衆：對，對！挖掉壞根兒？挖掉壞根兒！

劉：對，就這麼的！

趙：方同志，今兒住我家吧！

方：對，我多住些日子，幫你們把壞根挖乾淨，農會把成個金園子，扛起糧來，壞蛋欺負不了啦，我再走。

羣衆：那才好呢，那可好哇！好哇，好哇！

(幕落)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初草於太平鎮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修改於東北文藝工作團第二團

## 兩點說明

- 一、這個劇如在鄉下演出，可利用「自然景」——找一間俗稱「小馬架」的屋前即可。
- 二、希望盡可能用東北地方語音演出，如「攔」唸「高」，「幹哈」唸「蓋哈」，「還」唸「瞎」等等。



反『翻把』鬭爭

17年5月初版 佳·5000

定價：一百五十元

3260 1